

历史记忆中的牡丹诗会

□徐兴无

徐兴无
书 | 话 | 文 | 脉

导读

盛世牡丹多寄兴亡慨叹，沧桑遗物永存历史记忆。文献与文物的流转，可见王朝的盛衰，其中不断凝聚的是我们的家国情怀。

“江苏文脉大讲堂·书画文脉”第二期，《江苏文库》精华编主编、南京大学教授徐兴无为我们讲述历史记忆中的牡丹诗会。



江苏文库·方志编
《嘉庆重修扬州府志》
[清]阿克当阿 修
[清]姚文田 [清]焦循 [清]江藩 等纂
凤凰出版社



江苏文库·精华编
《扬州画舫录》
[清]李斗
凤凰出版社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

壬寅腊月，朋友自洛阳快递馈寄两盆牡丹，岁末一夜绽放，不意武后腊日宣诏发花之事竟能成真。晚唐《卓异记》仅言武则天命上苑“花须连夜发”，不及牡丹之事，至北宋高承《事物纪原》方云：“武后冬月游后苑，花俱开而牡丹独迟，遂贬洛阳，故今言牡丹者，以西洛为冠首。”明代苏州人冯梦龙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将此故事发挥为谈资（见《醒世恒言》）；清代李汝珍（约1763—1830）《镜花缘》又发挥为武后以炭火炙烤牡丹，逼其开放的情节。唐人赏牡丹韵事以玄宗为最，唐李濬《松窗杂录》载玄宗移植四色牡丹于沈香亭，开放之时携杨贵妃月夜共赏，召翰林学士李白作《清平调》三章。不知是何原因，冯梦龙《李谪仙醉草吓蛮书》（见《警世通言》）叙及此事，却说牡丹“是扬州贡来的”。宋代扬州芍药与洛阳牡丹齐名，牡丹亦名木芍药，大概也就混为一谈了。

牡丹象征太平富贵，但关于它们的叙事多有盛衰之慨，如钱牧斋所云：“余观唐人咏牡丹诗，大多托物讽刺。”（《姚黄集序》）唐玄宗赏名花，对妃子之时，正是安史之乱酝酿之际。北宋丢了洛阳的牡丹，又令二十四桥边的红药，“年年知为谁生”，故陆放翁诗曰：“洛阳春信久不通，姚魏开落胡尘中。扬州千叶昔曾见，已叹造化无余功。”（《张园海棠》）若论及扬州的牡丹，确有值得一说的韵事，只不过又是一曲易代兴亡的悲歌。

明崇祯年间某个春天，因朝中倾轧而被削籍回常熟家中的礼部侍郎钱谦益（1582—1664，字受之，号牧斋）收到扬州影园主人郑元勋送来的几百首糊名诗作，请予品评。原来影园开放黄牡丹一枝，主人大会词人赋诗，并以黄金觥酒“黄牡丹状元”字赠予冠首。清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载此事在崇祯十六年癸未（1643），《嘉庆十五年重修扬州府志》载此事在崇祯十三年庚辰（1640）。钱牧斋评定黎遂球十首为冠，又和作四首，题曰《广陵郑超宗圃中忽放黄牡丹一枝，群贤题咏烂然，聊复效颦，遂得四首》，第一首曰：

玉钗堂下见姚黄，占断春风旧苑墙。
但许卿云来侧畔，即着湛露在中央。菊从上色论三正，葵让檀心向太阳。作贡会须重置驿（取吾家思公贡姚黄亦兼用置驿之事），轩辕天子正垂裳。

“吾家思公”即北宋大臣钱惟演，其任西京（洛阳）留守时置驿站向东京进贡牡丹，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记有钱思公评语。牧斋之诗在其《初学集》中，但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稿》、钱仲联《清诗纪事》均不载其本事。崇祯间郑元勋刊题咏之诗为《影园瑶华集》三卷，计收黎遂球、冒襄（字辟疆）等十八人诗作。牧斋又为之作《姚黄集序》，亦在《初学集》中。黄裳《影园遗事》（《掌上的烟云》）云原刻已不存，现存刊本两种为乾隆年间元勋之孙开基增辑重刊，一有钱《序》，一有杭世骏（1695—1773）《序》，当是其时牧斋诗文已被封禁，遂另请杭氏撰写。

郑元勋（1598—1644）字超宗，崇祯十六年辛巳进士，原籍安徽。其父郑之彦为扬州盐商巨贾，赞助文士，有“儒林丈人”之称，有四子元嗣、元勋、元化、侠如，俱名当世。元勋擅画山水，延请计成营构影园。《扬州画舫录》载：“园之以影名者，董其昌以园之柳影、水影、山影而名之也。”崇祯十七年甲申（1644）淮扬守将高杰欲进驻扬州，民众畏兵不纳，高杰攻城日急。元勋身诣杰营，责以大义。高杰为退兵五里。后因守城士兵杀高营兵士，高杰再次攻城，扬州士民误以为元勋通敌，遂加以杀害。兵部尚书史可法上《悍民惨杀乡绅请加抚道臣处分疏》奏明其事，明廷追授元勋兵部职方主事。黎遂球（1602—1646），字美周，番禺人，崇祯初年进士。有《莲须阁集》。钱海岳（1901—1968，无锡人）先生《南明史》载黎氏曾破产打造兵器赠送史可法。南明隆武帝即位，授职方主事，援守赣州。城陷不屈被杀，谥“忠烈”。两人皆死国难，杭世骏《序》曰：“美周毁家纾难，毕命虔州，与职方先后辉映。”

清末民初，明清易代的历史记忆又被唤醒，成为推翻清廷的号召，如无名氏作《黄牡丹状元歌》，中云：“又闻美周殉国，金觥不及老瓦盆。冰霜高节犹轩轩，我曹何处招花魂，欲图日月五星幡。”（李坦主编《扬州历代诗词》）民国以来，影园遗事遂多为人知。黎遂球的同乡叶恭绰先生（1881—1968）收集相关文物、文献至为用力。先生字玉甫，号遐庵，别署矩园，为中国现代著名政要名流、学者、书画家、收藏家。检阅张剑、徐雁平、彭国忠主编“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六辑”《叶恭绰全集》（王卫星整理，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），录出数条以广见闻。《矩园余墨》有《清钱牧斋先生行草手卷跋》曰：

此为甲申前一年牧翁所书，闻者无不彦回老寿之感。卷中郑超宗《黄牡丹》诗，即黎美周牡丹状元故事，当时评定甲乙者，亦牧翁也。郑、黎皆殉国难，吾乡梁子春诗云：“闻道扬州郑子真，杀身亦已共成仁。可怜宾主皆奇节，只愧当年校艺人。”可为喟叹。卷中诸作是否已入集中，暇当一勘。民国三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晨起展观因题。

按，梁子春即梁梅（1788—1838），顺德人，清道光年间贡生。《莲须阁集》为其春堂藏书，后刻入粤雅堂《粤十三家集》。又《影园诗稿跋》中言：

前年余见郑超宗画于吴门，为友人道其历史，因广搜超宗事迹，成一长歌。旋于吴门复见超宗画幅，更胜前者。近日杂志复颇称颂超宗所著文娱乐之幽隽，于是超宗渐为世所知。今复于沪肆得此二册，亦巧事也。此书当已绝版，故极罕见。后此得者宝之。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。

又题《明末南园诸子送黎美周诗卷》曰：

莲须壮气杳云霄，饯别留题比大招。
名士倾城同命笔，风微能不忆张乔。

此卷乃南园诸子为黎美周饯行之作，中有张二乔一绝，孤本亦绝作也。旧为黄晦闻所藏，矜秘不示人。黄段，王秋湄介为余有。

南园为明代广东前后五子赋诗聚会之地，清末屈向邦《粤东诗话》：“明末陈秋涛等又重启南园旧社，并与黎洞石诸人各和黎美周《黄牡丹诗》十首，附以美周原作为一卷，名曰《南园花信》。”此亦附刻于清陈文藻编《南园后五子诗集》。

又题《明黎美周送区启图山水册页》曰：

惊心一片好河山，不是扬州赋牡丹。
歌席沉吟牵别恨，晴眉几点写烟鬟。

此二页峰峦浑厚，纯类大痴，自题素霞捧砚，可想牡丹状元风致。莲须画真迹世间仅此而已。大节多能，能不令人追慕。余别有其所绘黄牡丹，则恐出依托矣。款间署“晴眉”二字，美周阁也。

遐庵所云“广搜超宗事迹，成一长歌”，是其《为亚农题所藏明郑超宗元勋山水画轴》。画作现藏苏州博物馆。郑元勋题识云：“此余辛未临沈石田笔也，时年三十有四……崇祯辛巳秋重识于影园之蒿亭。”又有董其昌、吴湖帆题识。遐庵题诗附裱于画作下端，计五十二句，夹以自注，歌影园遗事，多感慨之情，末记曰：

民国二十二年二月游吴下，亚农先生以此画见示，意未之寄也。余因而考订超宗事迹，漫赋长歌。余诗不足为此画增重，盖神物自有真价耳。（此记《全集》失录）

亚农即何澄（1880—1946），同盟会员，钱三强之岳丈，曾为苏州网师园主人。遐庵自注：“考超宗自作《影园记》云：‘壬申冬，董玄宰先生过邗，予持诸画册请政。先生谬赏，以为予得山水骨性，不当以工拙论。’此轴之作在壬申前一年，正踌躇满志时也。越十年辛巳重题，则年已四十四，距被难仅三年耳。”（杭世骏《道古堂文集》卷二十九《明职方主事郑元勋传》误计元勋“死年四十有二”）壬申前一年为崇祯四年辛未（1631），辛巳为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。沧桑遗物，尤为珍贵。

影园遗址现在扬州荷花池公园，我父母之居邻此，故少时多游于其中。今睹牡丹花开，遂整齐故事，以为感念。



苏州博物馆藏郑元勋《临石田山水轴》



1924年叶恭绰先生应孙中山先生之请，出任广州陆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。为表达对中山先生的景仰之情，1932年，叶恭绰先生在中山陵旁捐建仰止亭。1968年逝世后，遵其遗愿安葬于亭之西侧。